

鎮遠史料

ZHEN YUAN SHI LIAO

第一期

中共鎮遠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小組辦公室

一九八三年

发刊词

中共镇远县委书记 杨莲池

镇远，历系苗乡古城，黔东重镇、滇黔锁钥，湘黔咽喉。

在党的历史上，镇远有其光辉的一页。

“五四”运动前夕，讨袁护国军首领李烈钧将军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

二十年代，贺龙将军曾专程来镇远商谈北伐事宜。

红军长征岁月，任弼时、贺龙、余秋里、龙云等红军名将战斗在县境大地、路腊一带；神枪手将军罗炳辉率师步战于镇远县城。

一九三八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在镇远建立和发展了地下党，在这里领导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国斗争。

四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从重庆派文化要员康天顺来镇远，在镇远原日本俘虏收容所以翻译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党的国际统一战线，在这里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

此间，附近湘黔十余县的苗、侗、汉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影响下，爆发了反蒋抗暴斗争的“黔东事件”。

建国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解放了镇远。在这里进行了建党、建政、建军。党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等一系列艰苦的斗

争，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镇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页页光荣的历史，急待我们去查清弄明，记载成文。

在编写镇远人民革命史的工作中，《镇远史料》这个小刊物将尽到它应尽的责任。

这个刊物坚持以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指针，在编史工作中遵守党纪，坚持党性，尊重事实。

希望在镇远工作过的老党员、老干部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为镇远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发展革命事业，教育子孙后代。

希望全县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都来浇灌《镇远史料》这株小花，让它繁荣茂盛，大家喜闻乐见，激发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操，从而把镇远建设得更加美好。

咏镇远（外一首）

中国青年报 苏原

雄关镇远锁黔东 四面群山万仞葱

沅阳河水排山去 笔岫峰高隐雾空

十年浩劫留残迹 三中全会送春风

气顺心齐民乐业 锦绣前程奋斗中

登望星楼

望星楼头高接天 万里群山入眼帘

浩劫十年成旧梦 从头收拾仗群贤

《镇远史料》

第一期目录

发刊词	杨莲池
抗日救亡的战斗岁月	田伯平..... 1 ✓
何处春江无明月	杨淑光 吴征尧10
镇远地下党党员陈法轼小传及遗诗	李家秋.....15
长征漫忆	郭贤坤.....20
侗乡佳音	邵安禄.....33
咏镇远（外一首）	苏 原
镇远即兴	陈其安..... 9
沅阳景色多迷人	陈志伦.....14
征集镇远党史资料启事	32

抗日救亡的战斗年月

田 伯 平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间，中共贵州省工委先后派我以秘密党员身份到贵阳、沿河、镇远等地开展党的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镇远建立和发展了地下党组织。现在就我这一段的斗争经历，作些片断回忆。

从延安回贵州

我一九三六初在遵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党组织派我到延安陕北公学第一期学习。一九三八年初毕业以后，与陕北公学同期同学张益珊一道回贵州开展党的抗日救亡工作。张益珊是山东人，擅长歌咏，人很活跃。我俩路过武汉，访问了武汉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当时武汉民先总部负责人是李昌同志，他是“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我和张益珊同志来到贵阳。省工委负责人邓止戈、秦天真同志分配我们在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总部工作，当时全省各县都差不多成立有“民先”组织，贵阳是全省民先活动的中心，是总指挥所。贵阳民先总部总负责人是张益珊同志，邓止戈同志的爱人老陈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

从沿河到镇远

不久，秦天真同志派我到沿河县开展“民先”工作，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那里发展了“民先”队员，组织了歌咏队、话剧队，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

我们为什么选定到沿河活动呢？一个原因是沿河县在红军时期曾经是湘鄂川黔老根据地。另一个原因是“民先”骨干、地下党员陶浩的父亲当时任沿河县县长，在那里便于隐蔽。陶县长安排我当督学，相当于现在的区教育视导员。我就以督学身份下农村到处串连，发动教师学生唱爱国歌曲，大家感到很新鲜。给我薪水是每月十八个大洋，除伙食外，全部拿去支援在一起搞地下工作的革命同志。

半年以后，陶县长被当地绅士排挤走了。人们认为我和陶浩都是随陶县长一起来的，不便在那里坚持地下工作了。省工委秦天真同志指示我到镇远去发展党的工作。

打入镇遵师管区

我穿过茅草丛生的羊肠小道，爬山涉水几百里，步行来到苗乡古城镇远。

镇远是一个山水如画，别具幽趣的古老山城。沅江上游五溪之一的沅阳河，蜿蜒东流，把山城截为两半，南岸是卫城，北岸是府城，建筑物依山傍水而立，古诗赞美这里是“溪北溪南府卫城”、“两山夹水水环堤”。战国末年，楚顷襄王大将庄蹻使滇，逆沅阳河西上，停船于镇远附近，开始步战。元明清三代，这里都是镇远府治。解放前后，这

里也是镇远专署所在地。镇远历系楚黔门户、滇黔锁钥、朝贡要驿，古时南方各族北上朝贡必经此地。缅甸、印度的僧人、使者访华途中，常常憩息于镇远名胜青龙洞、中元洞一带。抗日战争时期，北方不少流亡师生、伤残将士、商贾人家落脚在这里，当时是黔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比较开化，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救亡工作。

我在镇远举目无亲，难以立脚。通过邮电局工人老陶认识了贵阳的民先骨干、当时在镇远邮局工作的陈法轼同志。陈法轼多才多艺，诗写得很好。他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都很高，热情诚恳，助人为乐。刚到镇远那两三个月，我没有职业，生活费用全由陈法轼那份薪水供给，衣服不多，我们俩人有时换着穿一件衣服，真是情同手足，比亲兄弟还亲。这年，我介绍他在镇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他在镇远邮局公务人员中发展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当时积极肯干，相当活跃。后来，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在松桃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贵阳壮烈牺牲。殉难前从容整衣，挥笔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永垂不朽的《就义诗》：

磊落生平事，
临行无点愁；
壮志犹未折，
热血拼将流；
慷慨为新鬼，
从容作死囚；
多情惟此月，
再照雄心酬。

接着，设营于镇远孔庙里的镇（远）遵（义）师管区补充团要招一个团的新兵，我就托熟人关系到该团新兵连谋得

一个上士文书作职业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碰巧，补充团有个中尉军需叫谢速航是贵州安顺人，比我大五岁，跟我合得来，他哥哥是这个补充团的团长。后来经省工委秦天真同志介绍，这位谢速航原来是一九三五年入党的党员，我们俩人接上了组织关系。他那位当团长的哥哥晓得他弟弟的身份，並不追究，他同我们彼此间心照不宣。

我、谢速航和新入党的陈法轼，我们三人便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在镇远活动开了。首先是在各界青年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镇远邮局、镇远民教馆、镇远师范学校爱国青年中发展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读书会、音乐研究会等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我和谢速航在镇遵师管区补充团任职期间还办了一个秘密的进步刊物《海燕》。谢速航能文善歌，才智敏捷，《海燕》上的文章大多是我们俩个人写的刻的。我们通过谢团长这个关系把补充团团部的钢板、蜡纸、纸张、油墨弄来为我们办革命刊物《海燕》服务。这个《海燕》主要是秘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抗日救国，报道“民先”的革命活动。反正我这个上士文书的职责就是搞登记造册、誊清公文一类抄抄写写的工作，晚上在军营里熬夜干，别人也不晓得我们搞的是什麼名堂。

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补充团招足了新兵，要离开镇远。省工委指示谢速航同志随军前行，叫我留在镇远继续工作。谢速航同志随兄开赴贵阳，我们的《海燕》便停刊了，在镇远总共办了三期。

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考验，我们开始在“民先”骨干中发展党员，由小到大，就逐步把镇远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在镇远民教馆活动

谢团长率补充团开走，我又失业了。

通过陈法轼及邮局工人老谭介绍，我到贵州省立镇远民众教育馆去当文书，给馆里刻钢板、抄写材料。

这个民教馆设在镇远府城三牌秦晋会馆里，那是一个院坝比较大的四合院。坐北向南的三间正殿当中，原来供奉着武侯关云长的牌位，当时用木屏风遮住神牌，开辟为乒乓球室，其余屋宇用作馆内人员办公或住宿。

那时民教馆的职责范围主要是组织民众阅览书报，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我们地下党当时就充分利用这个合法阵地把抗日救国宣传渗透到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和体育活动中去，扩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馆长汪瑞年是安徽人，思想很顽固。但馆员李实思想比较进步，成了抗日救国宣传骨干。李实是上海人，原来是大厦中学的学生，曾在贵阳民教馆工作，擅长音乐体育，口琴吹得很好，乒乓球、排球也打得好。我们就依靠李实，在民教馆公开办救亡壁报，成立歌咏队，组织许多青年学生、工人、职员、居民学唱、演唱《游击队歌》、《松花江山》、《三江好》、《大路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和进步歌曲。有一位从上海流亡到镇远的教师，声乐很好，他在歌咏队里担任教唱和领唱，博得群众欢迎。同时还以民教馆名义经常组织乒乓球、排球等项体育比赛，团结各界青年。镇远民教馆实际上成了我们地下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一个活动点。

战斗在镇远师范师生中间

然而，我们镇远地下党支部活动的大本营却在省立镇远师范学校。

镇远师范学校座落在沅阳河南岸镇远卫城原总兵衙门里，校园内那对大石狮便是当年总镇衙门的把门“将军”。临江城墙内的大操场坝则是明清年间历代镇远总兵的练兵场。校舍南依五老山，山高林茂，春夏桃李芬芳，秋冬柑桔挂彩，景色迷人，真乃是读书佳境，教师的摇篮。清初大作家吴敬梓在讽刺长篇《儒林外史》四十三回“野羊塘将军大战”描绘苗酋夜袭镇远总兵署故事的典型环境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镇远师范学校，我们首先接触的学生是宋大鸣。宋大鸣是沅阳河上游施秉县人，家里很穷，革命性很强。学习成绩很好，又能说又能写。我们在镇远师范学生中秘密发展“民先”队员和读书会会员，头一批就发展了他。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宋呆呆，他其实不呆。后来我们发展他入了党，先后担任过镇远地下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

镇远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下面分若干个小组，由三、五个或十个、八个会员组成一个小组，大家读的都是通过邮局的关系从延安弄来的进步书籍。同时在读书会会员的基础上发展“民先”队员。民先骨干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锻炼吸收到地下党支部里面来。我们在镇远发展的读书会会员、民先队员将近有一百个，地下党支部的党员也有十几二十个。党员入党宣誓，有时在镇远的山坡上，有时在密林中的毛栗树下，挂个马克思像或毛主席像，宣读入

党誓词，每次宣誓仪式我都亲自参加。

镇远地下党，在镇远师范女生中发展了一个党员叫陈学联，她母亲是宋大鸣的姐姐。这个宋大姐当时四十多岁，家境贫寒，在离师范学校不远的周达时公馆厢房里帮学生办伙食，搭伙的师范生都亲热地称呼她“巧姐”。党员学生宋大鸣、陈学联等人都在她那里搭伙。地下党员经常在她家里联络接头。天长日久，她住这栋厢房便成了我们地下党支部开展活动的秘密据点。“巧姐”很关心体贴我们，我们夜里在她那里秘密赶写文章，油印刊物，她就外面给我们看风放哨，常常熬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又照常给学生煮饭炒菜办吃的。在那些艰难日子里，干革命有性命之忧，她这个穷苦的劳动妇女，能够帮助我们地下党做这么多工作，贡献是很大很大的，她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现在革命胜利了，大家饮水思源，对“巧姐”这样的有功之人，我们不应忘却。

镇远地下党是中共贵州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活动不仅在镇远，党员、民先队员还分布在施秉、台拱（台江）、黄平等县。镇远师范的学生党员、民先骨干利用寒暑假，到镇远附近各县城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黔东南各族人民心中的影响。我自己就从镇远到施秉去布置检查过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这个地下党支部实际上起着一个中心县委的作用。镇远地下党在黔东南各县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那么多革命活动，发展了那么多党员、民先队员、读书会会员，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的斗争艺术

我们镇远地下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秘密活

动，坚持了两年多时间，积累了经验，逐渐成熟，是把握了隐蔽斗争的斗争艺术的。

我们注意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秘密工作十六字方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当时，镇远地下党支部党员名单、民先队员名单、读书会会员名单都不准记在纸上，只能记在脑子里。每个秘密工作人员本人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也只能记在脑子里。党组织规定：不准在茶馆酒楼等引人注目的广庭大厅接头，不准在电灯光下或很明亮的处所接头。我们都照章行事。我是党支部书记，但掩护我的合法身份是补充团上士文书、民教馆文书，我不能在公共场合做不符合我合法身份的事，我很少在热闹地方抛头露面，而是把自己隐蔽起来，埋头苦干，多做对党有益的具体工作，甘当无名小卒。那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差，我身体不太好，熬夜刻油印刊物，刻着刻着就打起瞌睡来了，仍以革命毅力坚持刻下去。

我们那时搞地下工作，是有生命危险的，是提着脑袋干革命，不知道哪天要敲沙罐。但那时我们都有较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爱国热忱，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我们都是一伙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血气方刚，正是为党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的黄金时代，大家都干得很起劲。

那时镇远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特务机关清查“异党”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我们地下党骨干陈法轼、宋大鸣的活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之当地特务机关又查获了我们地下党的一本党内书刊，形势日趋紧张。

我到贵阳向秦天真同志汇报了这些情况，省工委指示我们逐步疏散。我于一九四〇年回到贵阳，镇远地下党支部书记

记由宋大鸣同志接任。不久，宋大鸣同志奉命疏散后，党支部书记由师范学生欧阳××担任。

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镇远的进步青年，镇远地下党员和民先骨干纷纷向贵阳疏散，有的被捕入狱，有的光荣牺牲了，也有个别人经不起考验。但绝大多数同志还是坚强的，表现得很好的。比如，有个民先队员，姓田，大概叫田维智，是个大高个子，这个人敢说敢为，坚强不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枪杀了。这样的好同志应当追认为烈士，他的家属应当享受烈属待遇。

我到贵阳以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教书，兼管《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工作，如管理资料、接收帐目等。以后，党组织调我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就没有再回贵州工作了。

镇远地下党有一段光荣的斗争史，希望镇远的同志抓紧抢救“活材料”，多找些知情的老人谈谈，把这段斗争历史好好写一写。

（高福祥、沱源整理）

镇远即兴（二首）

山西日报 陈其安

其 一

“桂林山水甲天下”， 沅阳美景待开发。
今日虽未称“桂林”， 来日不相上与下。

其 二

长江三峡传中外， 沅阳三峡创名牌。
勿论今日旅人少， 他日游客纷纷来。

何处春江无明月

——访镇远地下党革命老人谢速航

杨 淑 光

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早晨，我们来到古荆州侧畔、长江岸边的湖北沙市市。在红门路宽敞、整洁、舒适的老红军宿舍里，我们见到了一九三八年来到黔东重镇建立中共镇远地下支部的老党员谢速航同志。

谢速航同志现名吴平，是一九三五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在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林青、秦天真等同志的指导帮助下，建立和发展了安顺党的地下组织，一九三五年任中共安顺县工委首届书记。一九三八年秘密离开安顺到镇远，在省工委的指示下，与田伯平等同志一起建立了镇远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在党的地方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谢速航老人个子不高，鹤发童颜，和蔼可亲，热情健谈，话语中保留着贵州乡音，自然也带有湖北方言腔调。

下面是他老人家的回忆：

“我是贵州安顺人，一九一三生，今年正值古稀之年。一九三五年入党，当时担任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那时，安顺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汪剑平等办了一个进步的油印刊物《烽火》，上面登了我写的一篇题为《论农民领袖四大天王》的文章，敌人以此为借口，说我勾结土匪，要逮捕我。为了避免这次逮捕，我秘密离开安顺，来到镇远。

“我是怎样到镇远去的呢？说也凑巧。正好我哥哥谢尚农要到镇远国民党镇（远）遵（义）师管区去担任补充团团长，在那里招新兵。我就在我哥哥部下当中尉军需，汪建平也到我哥哥的团里任职，我们两人便在一九三八年冬天随同谢尚农团长来到了镇远。

“这时，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又把地下党员田伯平从沿河县派到镇远。田伯平，又名田之远，贵州开阳县人，一九三六年初在遵义入党。通过秦天真同志从贵阳介绍，我在镇远同田伯平同志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接着田伯平同志到我哥哥的补充团新兵连里充当上士文书。我们便在合法身份掩护下，在镇远从事地下党的建党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在镇远邮局，我遇到了一个熟人，名叫陈法轼。他在镇远邮局工作，我原在安顺邮局工作过，我们互相通过信。到镇远以后，省工委负责同志介绍说他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法轼这个人爱好文艺，诗写得很好，在镇远师范学校学生中威信很高。可惜后来在松桃被捕，殉难于贵阳，成了革命烈士。

“我和田伯平、陈法轼三人起初以镇远民众教育馆为阵地，组织当地男女爱国青年教唱抗日歌曲，这些歌曲是从延安解放区传来的。我们通过抗战音乐活动，团结了一批青年。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镇远军统特务站负责人彭述信也混进镇远民教馆每天参加歌咏活动，暗中观察我们的动态，监视我们。彭的老婆黄芹华，也来参加我们的歌咏活动。黄芹华原是贵阳女师学生，思想倾向进步，但很软弱。是彭述信用枪逼着她同他结婚的。黄芹华同我亲属相识，她给我们打了个招呼，说彭述信在调查了解我们的

情况，叫我们的人回避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田伯平同志汇报了。当即决定大部分党员撤出那个地方，转入镇远师范学校活动。

“当时，我和田伯平穿着军装到镇远师范活动，对师生影响很大，学生们看到穿军装的带头搞抗日宣传活动，便也积极投入到抗日爱国救亡活动中来了。有一次，镇远师范学生集会，国民党镇远县党部跑来干涉。学生们团结一致，斗志昂扬，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当场就把县党部派来干涉的人赶走了。”

谢速航老人老当益壮，记忆犹新，即席吟唱了这句歌词：“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歌声把我们引向了五老山下原镇远镇台衙门内师范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战场。

歌罢，谢老继续回忆道：

“当时镇远师范的进步学生有一部份加入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也有一部份学生加入了镇远地下党，比较活跃。由于这个关系，学生们吃了苦头。有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

“我同田伯平、陈法轼几个人还联合起来在镇远办了一个进步的秘密油印刊物《海燕》。这个刊物总共出了三期，出刊时间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其中三、四月分的一期上，还刊登了我写的一篇很长的论文《纪念三八妇女节》，号召妇女们起来抗日救国。《海燕》是我与田伯平同志在镇遵师管区补充团新兵连秘密印刷的。我们两人当时穿起军装悄悄搞，敌人谁也不知道。不知在镇远还能找到当时的油印刊物《海燕》否？若能找到，那也是文物了。

“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我哥哥谢尚农的补充团在镇

远招齐了新兵，马上要开走。我跟田伯平同志商量，决定要我和汪建平随补充团交兵回贵阳；田伯平、陈法轼等同志留镇远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后来，我在贵阳碰到了田伯平同志。当时贵阳白色恐怖严重，田伯平同志给我打招呼，叫我们转移。我逃往重庆。在重庆，我又见到了田伯平同志，他当时在《新华日报》社当记者。后来，党组织又派我到成都去开书店，我在四川工作的时间相当长。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我到湖北，一直在湖北工作。

“镇远地下党那个时候，我搞宣传工作，搞组织工作的是田伯平、陈法轼二同志。

“我胞兄谢尚农团长在镇远有时也参加我们地下党组织的抗战音乐活动。他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他当时对我们搞革命活动的态度是：第一，他容纳我们。第二，又交待我们，叫我们不要惹出祸来连累他。

“这个谢尚农原来是个文人，跟别人一起在云南一些地方搞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后来贵州地方军阀吴剑平（任过国民党二十五军犹国材部一二一师师长）要用他当参谋，后当团长，临解放时当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那时率所辖师起义，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师长，还到朝鲜战场搞了一段抗美援朝，以后因他年纪大了，派他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担任川东石灰厂负责人。这个厂后来发展为川东水泥厂，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厂，他也是这个厂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说他是伪军官，把他送到农村劳动。到了一个县的农村，他没有职务了，人家把他当反革命看待。他受不住，自杀了。前年，我和田伯平同志找到了他的终址，到统战部看了档案，说是他下放农村劳动受不了